

编者按

八月的风雨,流淌着激情与热血;八月的色彩,描绘着勇敢和担当。

八月,有属于军人的节日。战火袭来时,是军人以自己的血肉之躯铸成钢铁长城;洪水奔涌时,是军人以热血激情的胸膛筑成冲不垮的堤坝;维护治安时,是军人挺身斗凶魔保安宁……

八一建军节来临,本报推出“特别策划”,刊发一组稿件,向军人致敬。

石破天惊第一枪

马卫平



历史的篇章,因卓越而不朽;历史的一瞬,因荣光而恒久。

97年前,南昌城头的枪响划破华夏大地的深沉暗夜,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宣告诞生。深情回望铁血征程,悉心体悟历史意蕴,是每一名现役、退役、预备役军人和国人应有的政治自觉。

在八一建军节前夕,我随滕团长来到“英雄城”——南昌,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、八一广场以及展览馆。八一南昌起义展览馆以“南昌起义,伟大开端”为主题,分为“危难中奋起”“伟大的决策”“打响第一

枪”“南征下广东”“转战上井冈山”“群英雄耀中华”六个部分,另设专题展“光辉历程强军伟业”。

展览以丰富的历史照片、珍贵的文物全面生动地反映了南昌起义的光辉历史,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,人民军队由小到大、由弱到强,历尽千辛万苦,为实现民族独立、人民解放、国家富强、人民幸福建立的不朽功勋!其中,“朱德的驳壳枪”“贺龙的怀表”“南昌起义时慰劳起义军的捐款收据与回信”“叶剑英使用过的1926年的南昌全市图”等饱经岁月沧桑的珍贵文物,记录

着南昌起义背后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,这既是历史的生动见证,也承载着我们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切追思。

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,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,贺龙、叶挺、朱德、刘伯承等率领2万余人在南昌举行起义,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,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、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。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,全歼守敌3000余人。南昌城头第一枪,“染红了东方的黎明”,坐实了中国共产党的选择。当年的25000多名起义军壮士,留下姓名者不足1000人,许多人成为无名英烈,与共和国奠基石长存天地间。这些热血青年坚信自己代表着正义和真理、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和方向,他们用手中的武器捍卫自己的生命、荣誉和理想。

军史源头处,是那刺破长空的枪声,曲折蜿蜒的艰难足迹,以命相争的英雄面孔、席卷神州革命洪流……此刻,我在思绪、思量、思考,那个时代,那一代人,与我们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连接?这种连接于今天究竟又意味着什么?有梦想的人们,总是能从历史沧桑中汲取智慧和伟力!

1927年,中国走到了一个重要的“十字路口”,中国革命陷入血雨

腥风的白色恐怖。中国共产党决定以“武装的革命”反对“武装的反革命”。中国近现代史上“石破天惊第一枪”划破了南昌城寂静的夜空。这一声枪响,震落了古城墙上的砖屑,震碎了蒋家王朝的根基,打出了一个崭新的黎明,迎来了一缕东方的曙光。这一声枪响,挽救了革命、挽救了党、挽救了人民、挽救了全中国;一支为民众求解放、为国家得统一、为民族图复兴的人民军队,从此登上历史舞台。这一声枪响,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纪元,中国革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。南昌,这个军旗升起的地方,这个人民军队的起点,成了中国军人永不褪色的征战图、历久弥新的精神谱,成了国人心中的红色圣地、军人敬仰的精神家园。

战火硝烟已经消散,但炽热的历史仍在燃烧。前行路上,无论是风和日丽,还是电闪雷鸣,我们都应当牢记,无数革命前辈铸就的血脉基因连着我们的前途命运,须臾不可忘,须臾不可丢。

军号嘹亮,戈矛林立,山上山下,风卷红旗如画。南昌起义打响的第一枪,如星星之火,可以燎原。中国革命走向瑞金、走向延安、走向西柏坡,最终走向全国。回溯历史,这一切的起点,又不能不回到南昌,回到那一个深暗的凌晨,枪声打响……



九江

雪松

前几日有机会到江西庐山游览,得知第一晚下榻在九江市后,我的心底有了一种莫名的激动。

六个多小时的行程到达九江城,晚饭后,妻女都去逛街了,我却想独自去一个地方,那里虽然不是魂牵梦绕却也常记心间,那就是“九江抗洪纪念馆广场”。

“九江抗洪纪念馆广场”占地4.6万多平方米,广场内有抗洪纪念馆、抗洪纪念碑、抗洪纪念馆群雕等建筑物。抗洪纪念馆的外形被设计成当年立下汗马功劳、被凿沉堵口的甲21025号驳船的形状,墙壁上的一幅幅浮雕再现了当年惊心动魄的堵口情景。在“九八抗洪沉船堵口”处建起的抗洪纪念碑,碑高19.98米,碑下正是当年被洪水撕开的口子。当年,这里曾被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称为“豆腐渣工程”;当年,这里曾有无数条大船被炸沉以堵决口;当年,这里的洪流中奋战着数万名英勇的解放军战士。碑身四面由呈

现着“1998”字样的花岗岩组合而成,这是为了纪念“1998”这个特定的年份,碑基座高0.9米,设有6级花岗石踏步,寓意着6天的艰苦堵口。

在抗洪纪念馆内,展出了200多幅抗洪图片和100多件珍贵的抗洪文物。其中有沉船堵口的指挥口哨,官兵当年用过的冲锋艇、救生衣、救生圈和水壶等,战士们书写的决心书、请战书、日记本、连队墙报,以及九江老百姓捐赠的汗衫、棉垫肩和“我会想念你,我的兵弟弟”的签字布等等。看着这些生动的历史图片,那些波澜壮阔的场面仿佛又浮现在我的眼前:1998年的8月,我也曾是这抗洪大军中的一员,那澎湃的江水和将士们的呐喊声仍在我的耳边回荡,我忘不了在九江大堤上的日日夜夜。

1998年8月初的一天,我们在急促的警报声中集合,乘着特快专列赶往九江,一下火车便接到突击围堵一处防洪堤的重任。当时江堤上没有灯照明,晚上突击作业只能依靠江面几艘石子的微弱灯光进行。战友们在船舷上来回传递着沙袋,船舷窄窄的,脚下便是滔滔奔涌的江水,稍有不慎便会落入江水中。但是我们的责任感大大超过了畏惧心,猎猎军旗在滚滚江水可以作证,无论是将军还是士兵,都怀着赤子般的忠诚,把自己的躯体与浑浊的江水融为一体,筑起一条冲不垮的绿色大堤。

大堤上,当我双手接过一位大妈送来的绿豆汤,并得知她的家园已被大水洗劫一空时,我感到了肩上的责任,站着要做一根护堤的桩,倒下要做一堵护堤的墙。身上多处溃烂了,身体承受的压力已超过了生理极限,可是我依然扛起了沙袋。

终于,抗洪抢险取得了胜利,部队撤回了。凯旋门下,一面写着“亲人,一路走好”“解放军,我们爱你”的小红旗飞舞着,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,热泪一泻而下。喧嚣的九江城啊,你可知,一个普通的战士在恋恋不舍的泪水中与你告别了,与他一同告别的还有那身绿军装。

今天,我脱去戎装已有20余年了,站在九江抗洪纪念碑下,回想起自己当兵的历史,回想起在九江的那段浴血奋战的日日夜夜,回想起同甘共苦的战友兄弟,我觉得苦涩又自豪!

庐山的风景让人如痴如醉,可是九江抗洪的场景却时刻印在我的脑海中。庐山之行结束了,回到家,我找出了曾经的军装,抚摸着那身我曾拥有的绿军衣,不知怎的,我又想起了你,我的九江!

军歌声声多嘹亮

钟芳

“咱当兵的人,就是不一样,头枕着边关的冷月,身披着雪雨风霜;咱当兵的人,就是不一样,为了国家安宁,我们紧握手中枪……”在众多歌曲里,我最喜爱旋律优美动听、彰显阳刚之美的军旅歌曲,时刻鼓舞着军人的昂扬斗志。每当军歌在耳畔响起,我就会回忆起当年火热的军旅生涯。

记得刚到军营时,随处可以听到官兵豪迈飞扬的军歌声:在操场、大礼堂、食堂……此起彼伏,你方唱罢我登场,一浪高过一浪。出操的歌,集合的歌,行进的歌,大家都唱得十分认真、十分投入、十分动情。那震撼心灵的响亮歌声让我热血沸腾、充满激情。

新兵连的军训生活虽然严酷紧张,但每天都有不可或缺的重要课目——学唱《解放军进行曲》《团结就是力量》《强军战歌》《军人道德组歌》《就为打胜仗》等一些军旅歌曲。黎明,嘹亮的军号声把大家从睡梦中唤起,我们用最快的速度着好装

冲上操场,然后排着整齐的队伍开始操练。伴随着那铿锵有力的脚步声,排长大吼一声:“哎嘿嘿,我是一个兵,来自老百姓,唱——”排长话音刚落,队伍里就唱起了高亢而又嘹亮的军歌。操枪训练时学唱《走向练兵场》,让我感到无比自豪;集中学习时,我们唱《战友之歌》,让我体会到了战友之间心连心、亲如兄弟的感情;训练回来唱《打靶归来》,让我欢喜得忘掉了浑身的疲劳;想家时哼唱《十五的月亮》,让我更加坚定了报国的信念。

《军港之夜》《小白杨》《军中绿花》《说句心里话》《咱当兵的人》《好男儿就是要当兵》《我的老班长》……一首又一首,唱得多了,我便领悟到唱军歌的真谛:军歌是军人用生命和青春谱写的旋律、用奉献和牺牲填写的音符,不是唱,而是吼,在“吼”中迸发一股生命的力量!庄严的军歌、威武的军歌,流淌着军人对祖国和对人民的热爱,也抒发了军人的豪情壮志和满腔赤

诚。

最难忘的是军营拉歌比赛,那可真是气氛热烈、群情振奋,歌声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士气的高低。“一连的,来一个!”“二连的,来一个!”“三连的唱得好不好,再来一个要不要?”每每指挥员的话音刚落,战士们就起哄,跟着指挥员大声喊道:“要要要!一二三四五,我们等得好辛苦。”年轻人血气方刚,哪能容得自己被比下去!被挑战的连队指挥员马上站出来,指挥自己的队伍扯着嗓子吼起来,吼得天摇地动,吼得痛快淋漓。歌声威武雄壮,排山倒海,最后几个连队一起大合唱,展示了军营力争上游、顽强拼搏、勇于奋斗、团结一致的精神面貌。

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。在一首首军歌声中,我成了一名合格的军



人。有军歌相伴的日子,时间总是过得太快,三年的军旅生活就这样匆匆而过。当一首《驼铃》响起的时候,我们依然不舍地摘下心爱的领花、帽徽、肩章,那一刻,在训练中流血、不流泪的官兵个个泣不成声。“送战友,踏征程,默默无语两眼泪,耳边响起驼铃声……”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,一辈子都骄傲,即使脱下军装,军人的本色依旧。

军歌嘹亮,唱响军营;军歌嘹亮,扬我军威。如今,我心中的军歌,战士们嘹亮的歌声,依然在心底久久回荡,那是我人生旅途中最值得怀念和珍惜的红色记忆。

迷人的军绿色

刘玉新

枚绿色的肩章。

这样一件军大衣,无论是谁穿在身上都显干练挺拔,平添几分英武气。我尤其喜欢那条绿色毛领,它和大衣的面料颜色高度一致,这是和早年军大衣配置的棕色毛领完全不同的风格。

我曾有过一件军大衣。三十多年前,表哥从部队复员,也带回一大箱子“军用品”,表哥是个洒脱人,亲戚邻居,谁要哪件拿哪件,那时几年才能缝一件新衣裳,还要凭布票。很多人嘴里说是拿回家留个纪念,实际上是替代了一件新衣裳,穿着还特有身价。那年月,男人都以拥有一件军装而倍感自豪!

等我知道了的时候,帽子、上衣、皮

带、皮鞋早已有主,表哥只给自己留了一件军大衣,他见我风尘仆仆从几十里外来到他家,二话没说,把那件军大衣送给了我。

他知道我有着浓厚的军人情结。1976年,部队征兵,我和表哥在乡里参加初检后,一起去区里参加复检,我们在区卫生院一关一关地体检,在表哥眼里,我是最有可能参军的,不仅身体好,而且文化程度高,当时的高中毕业生确实凤毛麟角。

当时征兵连有一个干部,拿着纸笔,一直跟着我们几个高中生,看我们体检,听我们说话,估计是在暗中考察我们的综合素质,早早地做到心中有数。没想到,我体检到第八关内科的时候,医生说,我的肝大三厘米,

不符合体检要求。我跟医生求情,但体检标准医生没法改变,军令如山!

当表哥戴着大红花,在乡亲们的簇拥下,随着喧天的锣鼓声登上前来接兵的大卡车时,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。从此以后,我只能把军人情结深深地掩藏在心底。

后来,表哥探亲,我总会把羡慕的眼光投向他那一身草绿色的军装,多么诱人的色彩啊!当表哥把那件军大衣双手递到我手上时,我感动得热泪盈眶,连“谢谢”都来不及说,立马就穿上了身,那一刻,圆了我等待已久的绿色梦!

自从有了那件军大衣,好多年的冬天,我不仅白天穿,夜晚睡觉也把它搭在被子上,要是出门在外,更是一刻

也不离身,只要一看到军大衣的草绿色,我的心里就只剩下膜拜和崇敬了。直到今天,那件军大衣还叠得整整齐齐,被我小心翼翼地放在一个皮箱里。

曾几何时,少年的心里装着一个英雄梦。黄继光、董存瑞、杨子荣、少剑波、雷锋、王杰……只要一看到那身军装,我的心里便充满了神往。

我知道,此时,身着绿色军大衣的战士,有的在营地站岗放哨,有的在边境线上巡逻。蓝天上的战鹰,大海里的航母,沙漠里的发射塔上,到处都有着军服迷人的色彩。

如今,当我再次穿上绿色的军大衣时,我的心情依然有些小激动。走在街上,本来很寻常的一次出行,因为着一身军绿色,却突然让路人频频回头。从别人的眼中,我看出了羡慕神色。于是,我在不知不觉中挺直了身板,似乎有了军人的风采。

